



##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二十六次全体会议

200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沙尔马先生（代理主席） . . . . . （尼泊尔）

主席不在，副主席沙尔马先生（尼泊尔）主持会议。

下午 3 时开会

## 议程项目 11（续）

##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6/2）

林格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爱尔兰大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定期报告。

报告中提出的论据值得认真研究和分析，因为它们触及到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即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运转的最主要的问题。

报告中客观的统计数据证实，安全理事会去年积极工作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点由正式会议的数目的大幅度增长得到证实，令人信服——从前一审查时期的 144 次增长到 173 次——并由安理会成员检查和拟定的各种工作文件的数量的增加所证实。十分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集中注意解决非洲和巴尔干地区冲突的实为重要的问题、东帝汶的维和问题、对维持和平行动制度、制裁活动和其他问题的多方面检查。安理会所采取的一些步骤，帮助实现了相当大的进展及在各个方面的重大决策。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注意到在维持和平行动制度中的巨大改进。无疑，在千年首脑会议之前向我们提交的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报告中的建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1 月 31 日所成立的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全体工作小组的活动，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白俄罗斯欢迎新加坡倡议于 2001 年 1 月 16 日举行一次安理会关于加强与部队提供国之间合作的大规模公开讨论。我们确信，第 1353（2001）号决议开拓了这方面积极变化的新机会，这是在联合国主持下改进维持和平行动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白俄罗斯共和国于 2001 年 10 月 1 日与秘书处签署了一项关于参加待命维持和平安排制度的谅解备忘录，尤其重视在安理会框架内对该问题的这些讨论。

我要指出安理会在使非洲大湖区局势正常化努力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绝对明显的是，我们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间边界地区看到的进展，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作用是无法取得的。在这方面，我要满意地指出安理会与区域组织之间互动的增加。我们认为，安理会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之间的联合会议，以及举行一次有关布隆迪的类似联合会议的计划，表明了这种接触的必要和有效性。我们认为，应积极努力以继续举行这种会议。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同样应当注意到安理会在审查所涉时期中进行的与联合国其他机构间互动的努力。我们确信，对该方面仍未开发的潜力的认真分析，是非常必要的。绝对明显的是，预防冲突的概念及解决各种危机局势战略的充分执行，与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关连。因此，我们需要开发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潜力。在这方面，白俄罗斯认为必须就联合王国关于在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举行一次考虑到这些机构的设想和建议的联合会议的倡议采取行动。

在安理会于审议维持和平行动问题进程中取得的巨大进展背景下，制裁一般问题工作小组的活动继续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注意焦点。我们意识到，报告第4和第5部分无法充分反应在安理会审议制裁问题的重要动态。

在2001年9月11日的不幸事件后，制裁问题正变成安全理事会活动中的最高优先问题之一。显然，在目前情况下，该问题应得到最高重视。白俄罗斯认为，各专门国际机构的专家评估以及对瓦森纳安排的更仔细的利用，能够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白俄罗斯欢迎安理会最近关于取消对苏丹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制裁的决议。我们认为，安理会采取的果断步骤，可看作是对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建立全面基础的重要和建设性贡献。

报告反映出安理会在继2000年阿克萨起义后解决中东冲突中进行的努力。白俄罗斯欢迎安理会为结束该区域暴力和平民伤亡所作的努力。同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并未采取最果断的步骤，以找到全面的方法，从而解决危机并开始就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早期的决议和乔治·米切尔特别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谈判。

我们仍然关注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表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活动始终是安理会注意的核心。我们确信，在该省选举的前夜，安理会能够而且必须尽全力确保投票是真正普及的，而且能够成为按照第1244（1999）号决议充分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出发点。

白俄罗斯还欢迎安理会为使马其顿局势稳定而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进一步认真监测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以及联合国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机构的平衡决策。将是对该区域以及实际上整个区域和平的保障。

认真分析向本届会议提交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再次证实需要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改进。很多代表团的代表已经指出这一点。显然，该文件过于冗长。此外，它基本上是对安理会在一年中所讨论和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的技术编纂。

在安理会正持续改进其工作方法时，保持报告形式的现状无助于大会充分和足够地评估安理会所进行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方面的一个积极范例可以是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它并未简单地陈述，而是分析了联合国的活动。我们确信，对各会员国在这方面的意见的更多研究和考虑，将会改进报告。

今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发生的事件，再次表现出《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权力的重要性。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意味着对人类的新的挑战，要求重新巩固和综合各种努力并寻求新的以及有时是非传统的解决办法。我要在这个讲坛上强调，白俄罗斯总统和政府明确支持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它旨在建立一种有效的、全面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机制。白俄罗斯目前正在制定一系列措施，在国家一级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

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促使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团结在一起。我们随时准备在目前和将来为这一团结作出贡献。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表示祝贺。我们祝愿他们取得圆满成功。

**海因贝克尔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就安全理事会本年度报告发言，在这一年的一半时间里，我国代表团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这就说明

了为什么我们理解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做法是不得不如此。这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理解一些事情可以而且应当改变。尤其是，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做法作三点小小的改动就可以安理会的工作带来巨大好处：与部队派遣国的合作、透明度和问责制。

提高安理会决策效率的一个方法是，确保与受安理会维和决定影响最大的那些成员切实合作，这些成员就是部队派遣国。已经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我们欢迎设立维和行动工作组，由沃德大使担任主席。我们希望与安理会和该小组合作，从磋商走向真正的合作。此类合作，只要得到恰当执行，不仅能够缩小就部署维和使命决策者与提供部队者之间的问责制差距，还能确保安理会尽最大可能从部队派遣国那里获取信息。

此外，它还使安理会有机会了解部队派遣国的观点和想法。目前的做法不利于安理会和主要部队派遣国就具体的维和使命进行积极接触，它也没有给予部队派遣国政府有关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而它们各自议会在批准在目前复杂而危险的使命中部署部队时，认为本国政府是有此控制权和影响力的。目前的会议，大体上是磋商性的，难免敷衍了事，因为从结构上说，它们不能促成满意的结果。

安全理事会维和行动工作组有机会改变在形势还没那么迫切的时针对危险性较低的使命发展起来的这一做法。因此，我们希望过去几个月来提交给安理会的许多部队派遣国的看法，包括部队派遣国常驻代表今天签署的信件中列明的看法，将受到该工作组的重视。由安理会成员和主要部队派遣国组成的针对特定任务的核心工作组将协同一致地管理有关行动，而不是在安理会召集的特定磋商中或应安理会某个成员的要求进行接触。这就大大有助于确保安理会就每一具体任务作出稳妥的决定。

第二点涉及透明度以及安全理事会成员与非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的接触。透明度一直是一个美术名词，过去几年来，更多地适用于我们看到的公开会议。我们在安理会时，就是在努力追求这一成果，我们也

欢迎这一成果。召开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有助于全体会员国获取秘书处提供的信息。它还有助于会员国了解安全理事会如何处理其议程上的问题，有时，它便利了安理会在决策过程中吸收非安理会成员国的意见。

与此同时，安理会应当防止一种倾向，即召开公开会议只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政策。在就一个主题作出决定或起草了决议和主席声明后再举行公开会议，只能导致怀疑而不是接触，冷漠而不是合作。安理会有一系列会议形式，从秘密会议到邀请特定成员参加的公开会议。所有这些形式都应得到利用，即使有时不那么方便。

在全球组织中进行有效的决策要求责任重于方便。技术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本组织遗憾地最不成功的一个问题，就是安理会去年在英国领导下，试图通过更具相互作用的讨论进行接触。非安理会代表团宣读长篇大论，相互重复，而安理会成员有时打起精神听取这些发言，有时根本不听，这就妨碍了作出稳妥的决策。这种做法是没有效率的，更糟的是，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各代表团的发言，最好应当是就安理会或本组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更好地来处理一个问题提出质询或交流想法。除了本国是工作对象的那些代表团外，很少需要将国家立场载入记录。如果有此需要，只需分发书面案文就足够了。

我来谈一谈问责制问题。我们的第三点是，不管否决权有多大的合理性，但情况确实表明，一般会员国对安理会的不满，大都来自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正如以往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中所清楚表明的，绝大多数代表团继续呼吁对否决权进行某些限制。希望会员国尊重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常任理事国需要对这一不满作出反应。

我们不是说，那些拥有否决权者应当放弃否决权。但我们建议，如两年前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某一成员所建议的，制定关于使用否决权的自愿行为守则，应是一个良好的改革。只需举出几个例子，从

波斯尼亚到索马里到卢旺达到科索沃，否决权或威胁使用否决权都导致安理会作出了拙劣的决定。此类行为守则可使会员国明白，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在何种情况下认为使用否决权是合理的。这将针对否决权这一手段建立问责制，而在过去，令人遗憾的是，否决权的使用往往不是出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考虑。

作为自愿行为守则的一部分，常任理事国可商定，例如，与更多的会员国会晤，解释它们为什么感到需要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这一步骤将大大改善安全理事会决策的问责制。

财政问责制也很重要。由谁来从财政问责制的角度监督安理会？大会没有财权。这种能够确保开支更为合理的更广泛的手段是一种想法，可能很快会实现。

安全理事会会议方式是另一可以实行更多问责制的方面。我们首先应该不再自以为不公开的非正式会议实际上不存在的做法。没有人相信所谓的非正式会议是非正式的、或只是磋商而已。但这种公然的欺人之谈对问责制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将这些会议说成是安理会的“非正式会议”大大降低了这些会议的重要性，也使得成员无法得到会议记录，使得历史学家和希望分析联合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出于何种原因采取一种行动的人今后也无法得到会议记录。

在这一问题上的问责制是大会关切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广大会员国支付安全理事会非正式磋商的费用、政治事务部内多种支助科的费用、会议服务的费用以及定期向“非正式会议”进行通报的秘书处许多工作人员的工资。它令人关切还因为安理会的事务就是大家的事务，因为我们都受其结果的影响。

《宪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对广大会员国的义务、特别是会员国参加安理会讨论的程序方面的义务仍然没有得到履行，因为看起来、感觉起来和闻起来都像是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被安排得让会员国和《宪章》都可望而不可及。

我们并不反对在局势需要时安理会闭门开会，而局势常常要求安理会这样做。但那种将安全理事会的定期和重要的不公开会议捂得严严实实、不让会员国得到会议记录的做法，对我们大家都只能是帮倒忙。

上个月，安理会有效和高效地对恐怖主义作出了反应，这些情况说明，对这么多小时的实实在在的闭门会议应该进行认真和老练的处理，包括作记录。

我们因此要求恰当地对待非正式磋商，即按照《宪章》和安理会议事规则所适用的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会议处理。

最后，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即这份文件简编太长，其作用好坏参半。报告中多数资料在网站都可得到，在当今电脑和网络发达的时代，我们没有报告中的许多资料也同样过得去。

总之，过去 5 周的事件说明安全理事会能够很好地对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作出反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安理会的工作和大会的工作，是继续努力发展更好的合作手段、透明度习惯和问责制程序，使安理会成为我们目前所处危险世界所需要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机构。

**马纳洛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爱尔兰常驻代表理查德·莱恩大使介绍今年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

《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而第十五条规定大会审议这些报告。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唯一自安理会接受年度报告的联合国机构，大会不仅应将此授权看作是就安理会处理的问题交换看法的机会，而且应该看作是向安理会转达大会对安理会工作和讨论的持何看法的途径。

在本届和以往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团对安理会报告的形式、内容和陈诉作了评论，也提出了这方面改进的建议。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继续考虑这些建议，以期改进报告的陈诉。

鉴于安理会报告涉及很多问题与活动，我的发言将局限于少数几个问题。

在报告所涉期间处理的许多国家与区域局势中，我国代表团想重谈一谈东帝汶问题。在这方面，安理会的努力值得赞赏。不久前成功举行的选举无疑是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迄今取得的最突出成就，从许多方面来说，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是历史性的建国特派团。全面独立将是下一步。但是，独立后仍需要适当的国际存在和援助。这一存在的规模、组成和性质也应该经同东帝汶人民协商后决定。归根结底，东帝汶的未来在东帝汶人民手中。

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应该在消除中东危机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人们显然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我们毫不怀疑，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理会通过第 1373 (2001) 号决议建立的委员会，能够不断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严格的监测。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就执行第 1373 (2001) 号决议问题以及同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斗争有关的其他问题同会员国保持密切接触。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报告中谈到的一些国家局势，安理会、大会以及会员国如果能够给予更相互影响的考虑，将是十分有益的。这些问题包括制裁、与部队派遣国的磋商以及防止冲突。

关于制裁，经验证明，制裁给平民和第三方造成了很大损害。因此，在压力是针对负责任者而不是无辜者的情况下，安理会努力制定目标明确的制裁概念，将是这方面一种积极的回应。像 1343 (2001) 号决议那种实行旅行限制和钻石出口禁运的决议，就是这种回应的具体实例。

鉴于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如果报告能够在不影响这些委员会工作保密的情况下，作为附件包括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简要记录，广大会员国一定会感到有帮助。

报告谈论的一个必然同各维和行动有关的问题是与部队派遣国磋商问题。安理会主席每月的评估详

细谈到这一问题。我们尤其想提及新加坡主席提出的每月评估，这一评估总结了部队派遣国在安理会就这一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明确说明，在就某一维和行动进行审议的各个阶段，都有必要进行三边协商和使这些协商制度化。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继续解决这些问题。第 1353 (2001) 号决议的通过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我们期待能够在考虑部队派遣国提出的出色建议方面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改进。

防止武装冲突是报告提到的一个问题，需要安理会、大会和会员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从结构上防止武装冲突方面尤其如此，而这意味着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源。秘书长关于防止武装冲突的一些建议能够为这种相互影响提供有益的情况。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还涉及安理会在文件及其工作方法方面展开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安理会今后的报告中不仅说明关于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所采取措施的情况，并且提供关于安理会文件和程序工作组正在考虑进行的改革的资料，将大大促进大会工作组的工作和审议。

在孟加拉国担任主席时所作的每月一次的评估中提出了若干问题供安全理事会文件和程序工作组审议。若能知道这些审议结果将是很有益的。我们并支持孟加拉国担任主席时提出的建议，即安理会工作组审议大会安理会改革问题工作组的报告，尤其是关于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建议。同样，安全理事会必须维持并酌情改进为促进加强其工作透明度已采取的各项措施，诸如联合国担任主席时提出的每月评估报告中所述的措施。我国代表团并支持在安理会代表同大会关于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采用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不限成员工作组会议上使用的方式。

报告中提及的安理会专题辩论是非常有益，应继续下去。然而，我们认为它们不应仅仅限于辩论，其的目的还应是努力实现注重行动的中期目标。安理会



的专题辩论还可与大会关于同样问题的辩论统一协调，以便把安理会和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或适当的政策行动联系起来。我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是防止武装冲突。

我提及安理会主席每月评估报告，因为它们为分析安理会的报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报告中更突出关于主席评估报告的一节，或许可将其作为报告主要部分中的单独一章。同时，如果主席评估能提及他们在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就一些主要事项进行全体非正式磋商的主要内容，将是很有益的。酌情对安理会各种特派团进行评估也将是有益的。

我们期待着在今后几年中将对安理会报告进行实质性审议，不一定审议整个报告，但至少审议其中的某些事项。此外，我们的审议不应受分配给这次辩论的一两天时间的限制。如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第 51/241 号决议所述，这个议程项目在全年都是开放的，以便能够必要时进行进一步讨论。决议中并建议为进一步审议报告作出安排。

最后，我们并希望大会主席能够执行第 51/241 号决议与安全理事会报告有关的其他方面。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现在正在审议安理会的报告。

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份报告，那么它是大象式的，又大又笨，而我们象印度盲人一样，摸不着头脑。我们听到了我们的两位同事，新加坡和哥伦比亚常驻代表，从围着大象壕沟的另一方发出的告诫，我们赞扬他们在 2001 年 9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上通过这份报告时表现的坦率，以及今天早些时候再次表现出的坦率。

《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只要求安全理事会将年度报告，并于必要时将特别报告，提交大会审议。但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应载有安全理事会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已决定或施行之办法之陈述”。

由于安理会没有这样做，大会第 51/193 号决议要求安理会在其报告中，除其他外，载有关于全体磋商的资料；突出说明安理会在做出决策时在何种程度上考虑到大会的决议；以及进一步加强报告内关于为改进其工作方法所采取步骤的章节。

第十五条要求安理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显然既应叙述事实也应做出总结，但这份报告二者都没有做到，这是它最严重的缺陷。我在 1998 年就这个议程项目发言时说过，除了第 51/193 号决议要求安理会所做外，我们还期望它提交一份机构年度报告，其中包括它对所展开的活动或做出的决定起了何种作用作出的评估，例如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是否由于安理会在那里采取了行动而使那里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好转或恶化？也就是评估它自己作为一个机构的业绩。

至今安理会似乎对会员国的意见注意不够，我们希望它能更认真地注意这些意见，确实这是它根据第二十四条负有的义务，这一条说，安理会在履行这一职责时，是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同过去的报告一样，仍然只是汇编业已分发的各种文件。它决不是一份分析性或实质性报告。它只是重复过去的做法，每年汇编其各项决议和预告安理会将采用的全套做法，但即使作为一份费用很高的汇编，有时候它也并不完善，因就其中所做的总结并非总是准确地反应了其决议和声明。

这份报告的缺点体现了安理会更大的弊病。安理会不符合大会一再表达的愿望，因为安理会的构成，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已不再代表它应代表的广大会员国。它无法汇报实质性问题，因为安理会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不是按照它自己的议事规则所设想的方式进行；可以设想安理会能声明称没有汇报这些会议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些会议。然而秘书处为这些神秘的会议提供服务、为其制定预算、向其提交报告以及为它们做会议记录。会议和记录都

在，但如同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一样，它们带着面纱并被封闭起来。人们听到的是一惨淡的大会所作的冗长的挽歌，寻求一种幻想并为其付出代价。至少也许是时候了，应该就安理会议事规则第 55 至 57 条提一些问题。

如果要由会员国为非正式协商提供资金，难道不应该根据第 55 条考虑将它们作为非正式会议吗？这样，我们会期待安理会根据该条在这样的会议结束时通过秘书长发布公报，将其列入提交大会的报告。

如果我们被告知非正式协商不属于非公开会议，大会难道不能要求获得存放的秘书长办公室内的会议记录吗？第 56 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可以否决获得非公开会议记录的权利，但没有规定不能获得这些会议记录。

如果仅仅是为了填写记录——现在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仅此而已——根据第 57 条，难道它不应报告每年解密的记录和文件吗？

我们时代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随着铁幕的下降，安理会又建立起了一个铁幕并躲到其背后。在冷战年代期间，它在处理甚至是最为严肃的问题时都是公开举行的。随着世界进入合作、公开和民主时代，安理会却变成许多人称之为星室法庭。当大会要求它更为透明，其反应是举行它已报告的公开辩论，但这出于三个理由不过是空洞的仪式。

安理会平均每月举行一次辩论，已成为一个辩论社团。这不是大会所希望的，也不是安理会使用其时间和花费本组织金钱的有益方式，除非辩论能够反映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以其惯有的不透明方式预先决定结果。因此非安理会成员所作的发言毫不相干。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就对其工作非常重要的问题作出决定时考虑我们的意见。这点并没有发生。

因为安理会希望在有关和平与安全的核心问题上享有完全自由，它为公开辩论选择应由大会而非安

理会审议的主题。看上去好象是对大会的意愿作出回应，实际上这些辩论破坏了大会的意愿。

当安理会举行此类公开会议时，它声称是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赋予其的权利，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行事的。然而，《宪章》第六至第八章规定安理会有责任解决争端、制止对和平的威胁和当发生冲突时制止冲突；并且根据第七章，安理会有权利为实现上述目标使用军事和其他手段。安理会在处理冲突或战争行为中没有任何权利或作用，除非它在监测执行和平行动时例外。进行战争受日内瓦公约制约，一系列人权文书补充了保护规范条款。所有这一切均没有规定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因此，当安全理事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讨论诸如妇女和武装冲突、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或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所有这一切均属处理冲突——等问题时，它便超越的了其职权。如果其讨论增加了价值，尚可宽恕。但事实是，它们对国际法规定的准则或实践均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因此，对安理会工作的审查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它做的不怎么样。在两项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最严重的威胁方面，即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和恐怖主义象卷缩小在同一个洞里的毒蛇一样同时或单独攻击，安理会认识到危险性但所采取的行动太少太晚。1999 年 10 月的第 1269 (1999) 号决议涉及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第 1267 (1999) 号决议谈到来自塔利班控制地区的恐怖主义，但在落实这些决议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一年多之后，安理会才于 2000 年 12 月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考虑如何监测对塔利班实施制裁。然后又过了 9 个月，安理会和秘书处才任命了一个监测机制。这种有违良心的拖延造成了高昂的代价，安理会现在必须确保上个月通过的第 1373 (2001) 号决议能够得到迅速充分落实。

安理会处理维持和平行动的作法也不尽人意，应该密切审查。维持和平是代价高昂的工具；今年维持和平的费用将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的两倍以上。然而支付会费和为其而维持和平的全体成员国对下列问题

知之甚少：维持和平行动是如何进行的，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制定或改变某些任务，什么时候或为什么这些任务要得到加强、减少和结束。报告中对此只字不谈。这大概是军事政权的武装部队采取行动的方式，但任何民主国家的国防部采取这种忽略态度都是不能逃避责任的。

但伤害维持和平的还不止这些。多数维持和平人员是由非安理会成员提供的，他们把自己部队的生命置于为国际和平事业服务的危险之中，因此顺理成章的是应该在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但并非如此。2月，安理会发现正在形成一场危机，建立了一个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组，但如同安理会及其机构一样，这一工作组也是在秘密开展工作。作为其私下活动的结果的第1353（2001）号决议无视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在今年5月一次会议上所表达的意见。通过该决议的当天恰巧安理会主席同他的两个安理会同事正在与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这些问题；在讨论中，一些代表团抗议安理会草率通过决议。所有这些将对进行维持和平有所影响，但在报告中几乎只字未提。

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安理会需要更好地利用其时间。它应集中精力处理核心任务，但当预算紧张时，它也必须评估它所建立的行动的成本效益。一些应该缩减规模，其他没有目的或只是消耗联合国资源的行动需要结束。大会希望对所有提交它面前要求根据以结果为基础的预算对其提供资金的每一个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安全理事会必须至少做同样的工作，砍掉朽木。

多数在这里发言的人都将对安理会工作及其报告感到失望，但是根据《宪章》第十二条，大会既不能重复其讨论内容，也不可以弥补其缺陷。除其它原因外，妨碍安理会行动的政治问题会在大会发挥作用，最终使大会作出无结果的重复。

如同我们讲过的，安理会运作方面的许多缺陷是结构性的。它的构成明显与现实脱节。安理会既不反

应也不代表更广泛成员的愿望和观点。答案在于改造和重新组建安理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常任成员并扩大安理会以便吸收更多的来自发展中世界的非常任成员不仅使它更具有代表性，它还会对一般成员的需求和愿望更加敏感；我们对此是有把握的。

然而，目前与我们打交道的安理会是地道的未经改革的。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行将结束时，我们就安理会的报告如果不令人满意将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无结果的讨论。我们的建议是让安理会从这次辩论中得出其自身结论并再次相信其判断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更多的时间将在此被荒费，新的决议也不过同以往一样无效。

**卡帕格里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在与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有关的事项方面——尤其是涉及透明度问题——阿根廷荣幸地与新西兰代表团保持密切工作关系，他们已经告诉我对这份发言表示赞成。

爱尔兰的瑞安大使以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介绍了载于文件A/56/2中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这使我们有机会就各种问题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它有助于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

首要问题是安理会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我们认为，报告必须明确反应安理会工作。虽然近年来有一些进展，但报告不过是对数据的系统整理和出色的汇编。秘书处对这种局限没有责任。是安全理事会从1974年以来为编写报告制订了指导方针。我们认为，报告应当更具有雄心，应当更有实质性而不只是侧重形式，应具有分析性而不是简单的叙述。我们认为该途径不仅大大有助于其他成员，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将更有利于安理会工作。

报告初始段落把我们带到想要谈及的第二点：非正式磋商。安理会工作的大部分以非正式磋商形式进行，诚然，公开会议的数目有所增加，但同样正确的是，具有实质内容的问题继续在非正式磋商中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在许多情况下，公开会议不过是对非正式磋商进行的讨论给予认可。我们承认主题辩论的



有用性，它在过去三年明显增加并且阿根廷和新西兰都曾积极参与。然而，安理会工作透明度的深浅不应以主题辩论的数量来衡量，而应当主要以议程中具体冲突的实质性辩论的质量和机会来衡量。我们会记得，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安理会大部分会议是公开的，因此安理会非成员国可出席辩论。我们认为必须削减非正式磋商的数量并应举行更多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公开会议。

此外，我们认识到非正式磋商是安理会生活的一个现实，在面对这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削减非正式磋商的数目，其次在特定情形下允许代表争端一方的国家——虽然它不是安理会成员——参加非正式磋商。我们相信，《宪章》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条为此提供足够的法律基础。

从另一方面讲，非正式磋商在定义上是灵活的。安理会应具有足够的政治机动性允许非安理会成员有关国家参加非正式磋商。的确，在安理厅以外并在个人基础上，安理会成员与冲突各方产生接触，但是我们认为安理会整体忽视冲突各方的意见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政治理由。相关国家的参与不应被认为妨碍或延迟决策进程。相反，它增加了安全理事会决定的透明度和政治合法性。

根据我们在安理会的经验，我们得知秘书长或他的代表所做的情况介绍通常不一定是机密的。其内容能够并且应当在公开会议上分享。我们应当扭转当前规则。原则上，情况介绍必须在公开会议进行，作为例外才在非正式磋商场合进行。它不应当排除如下可能，如果安理会成员认为有必要，它们可能决定随后在非正式磋商中进行讨论。

另一个能够在公开会议加以讨论的问题是安理会每月初通过的工作方案，这种会议是安理会为制订其当月工作主要指导方针进行丰富交换意见的场合。

关于非正式磋商，我们还忆及安理会主席于 2 月 28 日在文件 S/2000/155 中以说明形式印发的阿根廷提出的倡导；其中邀请安理会新当选成员在其成员任期开始前对安理会非正式磋商进行一个月的观察。该

建议为更大的透明度提供机会并使新成员事先熟悉安理会成员国在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习惯程序和作法。

我们认为，非公开会议可以成为安理会非成员参与的有益工具，但必须为这种参与建立明确和统一的规则。安理会在这方面的作法是不一致的。在报告期内，有些会议允许安理会非成员参加，而有些会议却不顾非成员的明确请求而拒绝他们参加。2000 年 6 月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讨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任务的非公开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两个主要部队派遣国曾书面请求与会，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报告表明，在报告期内同部队派遣国召开了 30 多次会议，我们高兴地注意到，阿根廷和新西兰 1994 年提出的使此类会议体制化的倡议取得了进展。自那时以来，安理会通过了若干主席声明和决议，展示了一种积极的趋势。第 1353 (2001) 号决议是一个良好的范例。但我们认为，尽管有善意，但其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仍不稳定并不够全面。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常任成员担心安理会非成员会削弱或影响其决策权力。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负有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作出决定的主要责任。但同时安理会的决定确实直接波及部队派遣国，因为部队派遣国承担着任何行动的大部分风险，因此有责任确保透明度并向部队派遣国提供其客观评估局势和就是否投入或撤出其部队问题作出自己决定所需的一切情况。透明度义务不仅仅是提供情报，而且也意味着虚心听取部队派遣国的意见和关切。这种办法符合《宪章》第四十四条的精神。如果安理会不虚心听取意见，它所通过的任务规定如被部队派遣国认为不切实际就可能无法执行。

我还要谈一谈会员国获得秘书处对非正式磋商内容所作“说明”问题。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与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已在 7 月份会议期间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要支持格林纳达提出的请秘书长就

保留这些说明的程序和适用获取说明的规则提出报告的建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那样，安理会的大量实质性活动都在非正式磋商中进行，联合国为这些磋商拨出了大量财政资源。因此应该找出适当机制，创造安全理事会各项活动的机构记忆。

我们将无法在不合时宜的否决权制度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实现透明度和高效率目标。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明确或含蓄地改变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们认为，透明度也需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更好的关系和更大的合作。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决不能把和平与安全问题视为大会和安理会之间的决斗，而应把它们视为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建设性、开放和持续对话。我们大会必须鼓励和加强这种关系。近年来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改善创造了更加开放的建设性气氛，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必须向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比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表示热烈和诚挚的祝贺。我祝他们在履行其责任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我还要赞扬离任成员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普范策尔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要代表奥地利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瑞安大使雄辩地介绍安全理事会报告（A/56/2）。我国代表团还赞扬秘书处出色地编纂这份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目前安全理事会仍在令人欣慰地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同大会进行对话。这种作法加强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同时铭记大会有责任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

向安理会非成员提供充分情况是了解和评估安理会如何处理政治问题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因此，应该尽量促进这种作法。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可以在随时向广大会员国充分提供安理会审议情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每月的安理会工作预报构成了代表团日常工作的有益工具。各主席的简报及其主页提供的情况去年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另外，

公开会议数目的增加突出表明安理会愿意顾及会员国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安理会决策进程的基础。

报告列入了以前各位主席每月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评估，这一点非常积极，此类评估如更广泛地涵盖和分析安理会的决策进程，而非过于仅集中论述实际发生的事件，则其相关性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一些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还质疑报告的涵盖期为何以月中为起止点，并建议把报告期的起止点同主席任期相协调。我们建议今后的报告认真考虑这项提议。

维持和平行动的经验明确强调，安理会如果同会员国进行实质性对话，就可以成功地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传统贡献者，特别欢迎安理会努力提高同部队派遣国会晤的次数，从而在审议联合国特派团及其任务的早期阶段改善安理会同这些国家的合作与协调。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关系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辩论的中心问题。维持效率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和合法性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指导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努力。但是，只有世界各主要国家首都重新考虑其立场，克服潜在的政治僵局，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高级别工作组才可能提出具体提议。

我向你和主席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任何旨在提高透明度、效率和合法性的改革努力。使安全理事会能够以最好方式执行《宪章》授予的任务。

**孙俊英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的理查德·瑞安大使干净利索地向大会提出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我还谨向秘书处表示感谢，它拟定的报告具有深度，提供了很多信息。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可以成为一项重要工具，促使安理会和大会根据《宪章》有关规定——特别是根据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合作。

在讨论报告细节之前，我不得不提到恐怖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

构——安全理事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我谨重申，联合国所有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我欢迎安全理事会迅速通过第 1368（2001）号决议，强烈谴责“9.11”可恶的恐怖主义行为，我还欢迎通过第 1373（2001）号决议，该决议证明，安全理事会决心坚定地打击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我还欢迎建立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规定建立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我谨祝委员会顺利完成使命。

“9.11”悲惨事件令人痛苦地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免遭恐怖主义祸患。这些可恶行为不仅是对美国的攻击，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事实上是对人格尊严——的攻击。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而且有决心铲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我还高兴地指出，在大会本月早些时候及时就恐怖主义问题进行辩论时，各会员国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大会主席发表的声明以及大会通过第 56/1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重申它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重申它们决心为此目的汇集资源。我认为，这种协商一致精神和团结是好的兆头，将促进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强调，必须将我们的承诺转变为行动。就我国而言，大韩民国将迅速采取行动，充分执行联合国上述各项决议。

正如年度报告所示，安全理事会在若干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我谨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的若干问题。在我们审查安全理事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时，我谨首先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在关于预防武装冲突问题、具有深远意义的 6 月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正如我今年 6 月和 7 月分别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希望联合国主要机关之间、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加强互动，制订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长期战略。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于 8 月 30 日通过了第 1366（2001）号决议，该决议表示，安全理事会必须与联合国其他机关、各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关键

行为者一道，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中心作用。我真诚地希望，秘书长设想的“预防文化”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生根。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安全理事会特派团问题。正如年度报告所指出，今年，安全理事会派往潜在冲突地区的特派团次数增加。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在关于预防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中阐述的观点，即：安全理事会事实调查特派团可以成为预防冲突的有用工具。我希望，今年特派团次数增加的现象标志着一个趋势，即：安全理事会将未雨绸缪，更多地使用这种特派团。

第三，我国代表团希望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力，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新千年期的各项挑战。为此目的，大韩民国积极参与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虽然我们对工作组缺乏明显进展感到惋惜，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采取了若干步骤，以改进其工作方法，其中包括公开会议更加频繁，向非成员国提出的通报得到改进。

我们尤其欢迎安理会通过第 1327（2000）号决议，该决议强调，在维持和平事项方面，必须与部队派遣国进行密切协商，这个进程将提高透明度。作为部队派遣国以及坚定地提倡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国家，尤其是鉴于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增加，大韩民国完全支持加强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制订出得到改进的协商制度，从而在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中可以恰当地反映向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国家的观点。

尽管我国代表团承认安理会在去年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成功，一个出色的例子就是东帝汶，我们也重申需要继续执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卜拉希米报告中的建议。

最后，我谨提出两个一般的意见。第一，尽管我真诚感谢秘书处编写这样一份内容详尽、丰富的报告，我同意许多会员国的看法，如果它更加具有分析性和便于使用，本报告本来会是更加出色的。在这方

面，我欢迎工作组目前正在作出的努力，研究使年度报告更加适应大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尽管安全理事会的公开辩论是各代表团就广泛议题表达意见的一个有益的论坛，但我经常感到这些辩论过于一般和正式。尽管认识到安理会一些成员努力让非成员有机会参加就安全问题进行的坦率的意见交换，我希望这种会议今后可以发展成为真正的辩论。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新当选的成员——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今后的国际安全事务中将发挥积极和成功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大韩民国仍然致力于加强安全理事会的能力，以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2000年6月16日至2001年6月15日期间的安理会报告（A/56/2）体现了对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以便对冲突、威胁和破坏和平的情况作出反应，报告也表明了要求安理会完成的任务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提交给大会的这份年度报告中包含了173次正式会议、185次非正式协商、57项决议和安理会审议的秘书长的72份报告。

根据《宪章》，这份报告应当包含对安理会的工作进行实质性、分析性和物质方面的描述，提交这份长篇报告本身就证明了安理会对联合国全体成员的责任。

数字表明，尽管非公开会议次数已经减少，但仍然多于公开的正式会议。尽管有很好的理由进行非公开会议，但是根据其定义这些会议缺乏透明度，向联合国其它成员国发出了一个排斥的信息。在非公开会议举行之后不管进行什么程度的通报都无法象亲自参加安理会的公开会议并听取其审议那样获得同样的信息。

然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式无疑有了改善，尽管始终还有进行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我们再次欢迎报

告中包含了安理会离任主席的每月声明；主席不断向各代表团和新闻界进行通报；增加同部队派遣国的协商；以及安理会更加开放的总趋势。透明度和良好的工作方式正在产生积极效果，特别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

至于实质性内容，报告表明，世界上的冲突和危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增加，并且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好战的分裂分子的恐怖主义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它对各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对生命、稳定、繁荣和甚至是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确和立即的危险。我们感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采取了谨慎和果断的行动，为消除这一威胁通过了决议。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新的危机加入了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行列，这些长期问题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和不执行强制性的决议和决定而一直没有解决。有选择性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动摇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信念，尤其是小国的信念。《宪章》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毫无例外地遵守安理会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保证遵守《宪章》的条款。

我们都期望和希望有一个能够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的安理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安理会必须首先具有代表性，反映改变了的世界的现实。根据席位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种类的理事国将使安理会更有合法性并加强其效力。这一增加将使其决定对所有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威信，安理会获得授权代表所有国家采取行动。

第二，作为一个强大的安全理事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它必须获得足够的资金和人员，以便如秘书长所说，它决不会使对其表示信任的国家感到失望。第三，我们应当记住，最有效和有益的改革莫过于安全理事会决心执行其本身的决议和决定。最后，我们认为，在目前严重和复杂的时刻，应当充分执行《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向安理会提供它能够派遣的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武装部队。



副主席侯赛因先生（埃塞俄比亚）主持会议。

在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的协调双方的责任的必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秘书处对这两个主要机构的决定的严格遵守是加强本组织的可行性的基础。

我们同意印度最近建议在报告中包括安全理事会对其本身行动是否有助益所作的评估。我们还支持在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只要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宪章》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促进根据其条款所指定的各项目标的基础上。

最后，我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叙利亚当选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并同时感谢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的理查德·瑞安大使介绍安理会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我想向其他发言者一样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祝贺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和本组织的全体成员荣获授与他和联合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蒙古代表团坚定的认为，这是对本组织所作的努力以及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实现《宪章》的其他崇高目标方面所承担的日益增加的作用和责任的承认。他还是对秘书长本人和他的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为根据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的基本和新的需要而加强本组织的作用和重新确定其活动而作出的努力的承认和支持。

《宪章》第一条规定，大会每年审议和评估安理会的工作，而安理会根据《宪章》有广泛的权力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决定并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这种审查。通过审查可以促进联合国的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有效机构联系，它们还会加强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和责任制，虽然该报告主要是重印各份文件，但它仍然清楚地表明在过去一年中安理会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和密集程度。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在这一年中为在世界各地加强和平与安全，

防止对抗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促进建立和平方面所作的重要决定。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以下看法：该报告未解释安理会为什么没有充分参与处理中东的冲突。这个地区需要给予日益增加的注意，以及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和寻求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作用，我们认为，应大力实施载于卜拉希米的报告中的各项建议。

我国代表团还欢迎正在作出努力以进一步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并通过就紧迫问题组织公开主题辩论和讨论来确保非成员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安理会的工作。组织这些辩论和讨论是有用的，应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所涉主题应该与安理会的首要责任直接相关。

虽然目前的报告涉及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6 月期间报告，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就安理会针对 9 月 11 日在美国发生的不人道的恐怖主义行动进行的活动表达它的观点和立场并非是离题的。蒙古政府和人民完全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的承诺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并坚决支持涉及打击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 1368（2001）和 1373（2001）号协商一致决议以及大会第 51/1 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监测第 1373（2001）号决议实施情况而专门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证明是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有效的集体机制。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委员会将很快制订其工作方案，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会员国将象该决议中所具体要求的那样在 90 天内就为实施该决议而采取的设施和步骤向委员会汇报情况。

安理会的改革问题在本组织改革战略的议程中占很高地位，我国代表团将再次强调需要加快安理会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蒙古继续认为，应增加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主要工业化国家。蒙古支持合理的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反映

安理会的代表性并使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能够对其工作作出贡献。

我国代表团重申其立场：处理否决权的使用问题是安理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认为，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建议，大会或许应在它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能够公开讨论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了否决权，并要求作出解释以及象全体会员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转达安理会安理会。

关于该报告的格式问题，我们在过去 3 年中，在这个大厅中听到了批评意见，把该报告称作主要是安理会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复制文件。此外，我国代表团不仅提出了批评性的——然而是建设性的——看法，而且提出了实际而有意义的建议，以使报告更有分析性和更易懂。然而，从本报告和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明显地看到，安理会令人遗憾地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的编制和格式准则是在 1997 年最新增订的，这些准则提到应使报告更有分析性。并有人建议压缩报告，使报告更具实质性和内容更丰富。然而，这些建议没有适当地反映在过去的三份报告中。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新加坡的马布巴尼大使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对改进安理会报告的实质内容提出坦率意见的精神。我们认为，应更新这些指导原则，考虑到自 1998 年以来会员国提出的各种建设性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包括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一项目时提出的建议。

最后，因为我们正在审议安理会的报告，我谨借此机会真诚地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叙利亚上星期当选安理会成员，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些国家将为安理会今后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铭记这次辩论期间所表达的感情和提出的建议。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表示感谢爱尔兰常驻代表理查德·瑞安先生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宪章》第十

五条和二十四条提交的，重申了埃及代表团十分重视的关于安全理事会同大会之间关系的原则，这就是使大会能够承担其它根据《宪章》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固有责任的原则。这将使大会能随时了解安理会的工作、讨论它已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通过关于这些措施的必要建议。

请允许我谈一谈埃及关于安理会目前工作方法的看法，并谈一谈我们关于这些方法中继续存在着若干明显缺点的意见。在报告所涉期间我们已适当地讨论过这些缺点，它们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影响。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安理会成员在尽力对广大会员国已提出的若干问题采取相应的行动。我谨谈一谈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公开会议。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安理会继续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其会议，并在制定出席或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为标准方面显然很别出心裁。我们认为，这种方法使安理会成为一个有选择性地机构，有时甚至是一个没有明确原则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极少数国家的声音不断地在安理会内外扩大其控制，并将压倒其他成员的声音。其他成员虽然根本没有参加安理会的决策进程，但却经常受到安理会决定的严重影响。

第二，安理会的这种工作方法大多数时候都不具有透明度，安理会采用各种方法审议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直接影响的两个重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在过去一年中安全理事会几次都未能就部署国际观察员以监测占领国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局势的请求作出决定。尽管在安理会内进行了无数次长时间的磋商，并且阿拉伯国家对部署观察员以有助于双方控制局势的重要性作了详尽无疑的解释，但由于若干原因，安理会却一再无法对这个问题通过决定。由于在冲突中没有任何有意的国际调解，这种失败必然促使局势恶化，受害者人数增加，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

在安理会审议期间，我们听到了关于这个特别重要问题的一些观点。某些安理会成员似乎不相信安理会应在整个中东问题中发挥其作用。并且看来这些成员想要颠倒事实和法律推理，声称安理会要通过部署国际观察员的决议应得到占领国的准许。因为我们都知道军事占领意味着什么，都知道它将造成何种残暴的镇压行动，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所谓的理由解释为显然是要使安理会放弃它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保护的责任，解释为公然试图执行我们一向批评的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政策。

第三，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请让我说明，在大会有关的辩论期间埃及已详述地阐述了它的立场。埃及对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持积极态度，并期待着与其他国家合作，以更好和更有效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安理会的这项决议是在几天内通过的，它把所有会员国都置于《宪章》第七章之下，从而构成安理会历史上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听到安理会和大会的大多数成员说，没有多少时间来仔细地研究这项建议。会员国必须遵守这项决议的规定，但却没有适当地机会来表达它们对其内容的意见。

无论这项决议存在着什么法律缺点，以下事实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安全理事会建立了一种框架，并通过《宪章》的规定使会员国必须遵守，以便就大会目前正在审议的一个项目组织合作和改进协调，并使这些活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先例既不利于联合国，也不利于本组织的创立者建立的集体制度。

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增加其行为的透明度，是我们对安理会在 21 世纪全面改革其工作方法和结构这个要求的唯一关键内容。我国代表团将通过有关工作组继续积极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预计这个工作组不久将恢复其工作。

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应发挥重大作用的主要机构。只要安全理事会认真地履行其职责，广大会员国就将真正对安理会寄予希望。在出现严重的危机时，大会期待着安理会将代表它合理和果断地采取干预行动，

以便缓解危机或遏制危机，以及最终控制和解决危机。如果安理会不以必要的认真态度承担其责任，如果安理会不能在面对严重危机时履行其职责，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有权利甚至义务站出来讲话，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安理会成员能承认安理会工作方式的缺陷并设法加以改革，以便安理会能够成为一个工作透明、不偏不倚和平衡的机构。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也要同大家一起感谢瑞安大使介绍报告。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出色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份年度报告继续是促进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让全体联合国会员了解安理会工作的重要和实质性贡献。挪威始终而且将继续在安全理事会内外积极努力提高安理会的开放性和效率。

因此，挪威继续承诺促进安理会给大会的年度报告，争取使这些报告让全体会员国了解更多的情况，更加有用。我们一直在仔细的听取今天辩论中所有各种令人感兴趣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在今后的讨论中仔细考虑这些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透明度确实有所改善，召开了更多有非安理会成员参加的公开通报和会议。但是我们认识到这还不够，特别是在让部队派遣国参加安理会决策形成过程方面。

挪威将继续在安理会上和安理会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内建设性地工作，贯彻第 1353 (2001) 号决议，建立更加令人满意的安排，让部队派遣国参加。与此同时，各方——安理会成员和部队派遣国——有责任最大限度的利用已经建立的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订期会议的重要做法的潜力。我国代表团认为，可以使与部队派遣国的会议更具有实质性，更加有效。

年度报告清楚地说明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活动的范围和紧张程度。挪威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向联合国寻求多边办法解决冲突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威胁，如恐怖主义问



题。2001 年诺贝尔和平奖证明了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重要的全球性作用。

我国政府继续坚信，在为集体行动寻找共同点，应付二十一世纪的安全威胁时，联合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非洲，非洲的一系列复杂挑战将继续要求不仅是安理会，而且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充分重视。成功的管理非洲和其他地区复杂的危机，需要从多方面建设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同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关和机构负责的问题有密切的相互联系。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也已经成为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努力的重要伙伴。

挪威将继续努力加强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各机构和参与减轻贫困、人道主义援助、发展援助、人权与环境等领域工作的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合作。这与我们强调全面建设和平，与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是一致的。我们认为，更加重视冲突的根源是长期的危机管理的好办法。

对联合国所有会员极端重要的是，在安理会着手履行它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作用时，安全理事会的权威与合法性继续保持强大不衰。这方面，使安理会更富有代表性，同时确保安理会的效率，至关重要。

挪威欢迎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保加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墨西哥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期望在 2002 年在安理会上同它们一起工作。我们也期望进一步发展同大会其他成员的对话与合作。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挪威支持联合国系统的承诺和它争取全球和平与合作的努力仍然坚定不移。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大使理查德·瑞安介绍到 2001 年 6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年度报告。

在我们讨论这份安全理事会报告时，我们认识到今后数月 and 数年中我们在为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安全中所面临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

团借此机会衷心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联合国，由于他们对建设一个组织的更好和更加和平的世界所做的贡献，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现在正处在联合国历史上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中心机构的作用明显突出的时刻。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安理会的工作以最透明的方式进行，确保会员国尽可能多参加讨论过程。

过去 21 个月，牙买加作为一个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国，已同其它国家一起努力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让非成员国更多的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安理会已在这两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会员国已充分利用这些扩大的机会，参加更多的有关一系列广泛问题的公开辩论。同会员国的交流也有相应改善，特别是同受安理会行动影响的国家的交流。这方面，安理会已扩大了会员国和其他感兴趣方面的投入，在不同的论坛上征求他们的意见，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我们同意安理会必须依靠这些改进之处来提高其能力，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履行其对会员国和整个联合国所承担的责任。

在本报告期间，安理会信奉这样一条基本原理，即为了有效处理冲突局势，它必须要充分考虑这些冲突的各种区域动因。因此，为安理会行动拟订的决议必须利用区域观点，在决策过程中也必须要考虑到每一特定地区各国关切事项这一因素。这一范式上的变化在安理会处理非洲大湖和马诺河地区的冲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安理会的做法可由秘书长本人侧重于这些冲突的区域问题而巧妙地加以完善。

在承认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的同时，秘书长已就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冲突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定期区域和次区域报告。牙买加充分支持这种行动，敦促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制订区域预防战略，并在此过程中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



在过去的一年，安全理事会处理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非洲、巴尔干和中东的问题。在我们反思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期间的工作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若干地区在更接近于实现和平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也意识到，即使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其他方面也还存在着棘手的问题。安理会必须继续与有关方面合作，在其中的一些领域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开拓新的途径在这些地区建立和平。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安理会充分支持刚果间对话调解人的工作，并且利用它所控制的资源来强烈要求支持和平进程。这包括安全理事会派往大湖区为代表，该代表为安理会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广泛观点和对于尚未克服的困难的更明确认识。它也为该地区各国和有关方面提供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安理会决心实施和平进程，与此同时，它也为安理会提供了直接与各方接触的机会，以便显示安理会将和平进程推向前进的决心，直接听取有关方面的关切事项并寻求它们就和平进程作出承诺。在这一方面，我愿意强调，牙买加将酌情继续支持安全理事会代表，并渴望将和平进程推向前进。

在塞拉利昂，安理会继续强烈支持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并且对部队派遣国为联合国维和活动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也访问了西非区域其他国家的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强调了该冲突的区域方面，为推进和平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尚未找到资助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适当办法。我们不久将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敦促秘书长提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被安理会考虑的建议。我们将继续在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开展工作，以寻求有关这一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都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

安全理事会也应关注解决安哥拉和布隆迪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问题。尽管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但安全理事会和

会员国有责任进一步敦促那些可以影响这些冲突结果的国家帮助而不是阻碍和平进程。

尽管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寻求某些非洲冲突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并没有对其他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建立和平阶段。这在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脆弱的冲突后建立和平环境下尤其明显。我们必须在这一领域找到新的途径以加入并支持我们的伙伴。在建立和平和预防冲突进程中，我们必须继续参与其他联合国机关、基金和机构的活动。

安理会仍旧充分参与了科索沃和东帝汶的和平进程，后者正在为成为联合国第一百九十个会员国而努力。安理会派往科索沃的两个代表及其对贝尔格莱德的访问，导致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并导致解除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在东帝汶正在走向独立之际，安理会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考察极大地促进了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取得成功的前景。

牙买加与大家一道支持秘书长就下述问题所进行的努力：防止军备竞赛、儿童和武装冲突、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妇女和平与安全——这些都是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安理会就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进行的辩论促成了今年六月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

第二，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2 月 31 日通过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第 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是有关此类内容的第一项决议，它确认了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在建立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呼吁所有参与谈判和执行和平进程的行动者采纳性别观点，其中包括注意到妇女和女孩的特殊需求。它还要求安全理事会进行一项研究，并就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妇女在建立和平中的作用以及和平进程和解决冲突的性别方面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在这一方面，安理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三，为了响应安全理事会载于 2000 年 7 月 20 日主席声明（S/PRST/2000/25）中的请求，秘书长向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发表了关于预防冲突的报告(A/55/985)。该报告载有关于联合国如何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加强努力的具体建议。下个月,在牙买加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秘书长将报告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以及为促进安全理事会在武装冲突局势下保护平民所采取的措施的情况。

安全理事会在强调这些专题问题与和平和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现在必须要确保将这些辩论中的结论纳入安全理事会在具体冲突局势下的行动中。

在发表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即卜拉希米报告(A/55/305),以及该报告所载的旨在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各项建议之后,安理会已经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了具体措施以执行这些建议。安理会2000年11月1日通过了关于特设工作组建议的第1327(2000)号决议,为自己确定了改进维和行动的方针,为旨在推动这一进程的未来的主动行动奠定了基础。

安理会在许多会员国的充分参与下,就撤离战略、建设和平以及与部队派遣国的关系举行了一系列公开辩论,之后设立了维持和平行动问题工作组,负责审查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各方面问题。到目前为止,工作组已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它们在2001年6月13日第1353(2001)号决议中得到通过,其中除其他外规定了加强与部队派遣国的协商,从而使安理会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到它们的意见的方式。安理会正在落实这些新的程序,包括举行与部队派遣国的非公开会议。工作组继续评价这一关系,而且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会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工作组还向安理会提出了维持和平行动撤离战略的新理论。安理会主席2001年9月25日的一份说明对此作了阐述。

除了这些倡议外,我还要补充提到对安理会的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其他一些创新,例如举行与区域和分区域集团及会员国的非公开会议——这方面的例子有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卢萨

卡政治委员会以及诸如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和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等人士的会议。他们两位分别是布隆迪阿鲁沙和平进程和卢萨卡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刚果人对话的调解人。此外,更频繁地采用阿里亚办法来举行会议,以便听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扩大安理会的信息基础。

安全理事会还完全支持秘书处建设自身的能力,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加强联合国和平行动方面的决策过程提供最好的信息和分析。安理会的这些以及其他行动给联合国带来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采取更多的行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提高安理会的代表性,我们必须帮助提高安理会工作方法和程序的效力。

安全理事会的这份报告从非常广泛的角度阐述了报告所述期间安理会的工作。会员国在对所提供信息的深度表达一定程度的满意的同时,也认为报告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没能达到期望。我国代表团欢迎会员国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并支持认为尚有改进的余地的意见。在我们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剩余任期内,牙买加将为改进报告的内容而继续努力,并充分参与安理会将对报告所作的审查。

最后,我要向当选为安全理事会成员、任期自2002年1月1日开始的下列会员国表示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叙利亚。安理会和联合国今后所面临的任务并不停留在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方面,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能表现出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政治意愿。各方对我们的期望很高。世界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们。

**文托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 9月11日悲惨的恐怖主义袭击急速加快了联合国作用的深刻和持久改变进程。这些袭击再次证明了联合国作为各国之间开展对话以及促进普遍公认的价值和规则的理想论坛的中心位置。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大会成员和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意向完全一致,致使能够通过史无前例

而且影响深远的消除恐怖主义祸害的措施。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能够得到客观和协调一致的实施，从而提高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信誉。

星期五，联合国和秘书长被联合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联合国所作努力和安南先生所起领导作用的肯定。这一肯定促使我们所有人加强努力，使联合国的行动能够日益有效地应付新的全球挑战。

今天，大会成员需要对安全理事会在和平与安全这一重要领域的工作进行评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根据《宪章》第十五条开展对话和交流。我们希望，这一辩论能够摒弃过去例行公事的做法，导致提出建设性建议，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安理会年度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应作修改。这样一种耗费大而且——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不完整的文件使大会无法对安理会的工作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赞成新加坡和哥伦比亚等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这方面建议。它们正努力使报告的内容更具实质性和分析性。如果大会要衡量和监测安理会各项决定与结果的影响，那么我们更应了解安理会行动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安理会的实际工作是在非正式磋商中进行的。但是安理会的决定是所有会员国的事情。安理会的决定是强制性的，而且会带来相当大的财政负担，此外它们还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国际安全的广泛概念现在已超出各种界限，包括以前在国家一级，或通过传统合作手段在国际范围处理的问题。今天，安全理事会的权限从打击恐怖主义的多方面运动延伸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防治；从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儿童和平民延伸到保护难民。因此，不言而喻的是，这些决定应该而且必须有尽可能大的透明度，而这与非正式磋商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

我们必须揭开笼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神秘面纱，这一面纱有时使安理会的决定产生极大的争议。如果我们希望这些重要的审议能够得到所有国家的真正参与和认同，那么这是一项必须满足的前提条

件。安全理事会正在开展越来越复杂的维持和平行动，向危机地区派出实况调查团，实施目标明确的制裁制度，任命专家小组以及建立机制来监测其实施过程。我们不能听任人们日益怀疑安全理事会。联合国所有会员都对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的筹措负有责任。这笔经费约为每年 30 亿美元，大大超过经常预算，而经常预算的数额每年均稳定在 11 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安理会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多地听取非成员的意见，以便使它的决定——常常没有得到适当实施——更具代表性、更加有效。

虽然过去其行动经常受制于相互使用否决权的威胁而丧失作用，但安全理事会现在越来越经常地介入主要的区域危机。仅在过去的一年，它就维持了对在巴尔干、中东和东帝汶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大量投入。在巴尔干，意大利对联合国系统以及其它国际组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控制非洲危机的努力继续展开，设立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特派团，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第三阶段进行准备，以及部署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取得进展。然而，我们本来希望在报告中看到更多的内容表明安全理事会进一步致力于通过及时的建设和平措施为非洲实现稳定的前景。

与主要部队派遣国的合作也已经取得进展，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必须加强，并使之更有意义，特别是在发起维持和平特派团或大幅度调整其任务时的决策阶段。我们期待着在我们所定的 11 月份借鉴最近制订的措施实行进一步的改进，这是 2001 年 6 月 13 日第 1353 (2001) 号决议所要求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安全理事会一直特别注意改进其决策程序。在卜拉希米报告所载建议的推动下，安理会在纳入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所制订的一些建议的同时，已经开始以新的力量，通过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更具结构性的对话解决预防冲突、处理危机期间确定可靠的任务、撤离战略以及向建设和平过渡等问题。为此，我们敦促

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充分利用《宪章》，特别是第六章之下所规定的一系列手段，并且使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联络更加可行和有效。

安全理事会能够加强其行动的一个有希望的方面是改善与区域组织的关系，区域组织经常具备足够的行动意愿和各种干预手段，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解决直接影响其成员的不稳定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安全理事会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协作，以及安理会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协作近年来在行动一级以及在决策机构方面已经加强，今年 2 月秘书长推动的第四次高级别会议以及欧洲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

意大利认为，在欧洲联盟发展处理危机能力代表着快速部署能力，以及一般而言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效力的大大增值。因此，我们打算努力进一步发展欧洲联盟与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方面的合作。

在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联合国作为全球管理的论坛处于前列。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审查为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而设立的这个机构的运作。为此，意大利将履行其对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承诺。在过去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在其所有方面实现全面的改革，从而履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千年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巴尔德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的理查德·瑞安大使按照《宪章》第十五和第二十四条向大会提交安理会的年度报告。

我国特别重视审议中的这个项目，因为它为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也为会员国评估和开始展开实质性对话提供一个有益的机会。近年来，我们同其它国家一道呼吁努力提高报告的质量。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这项任务没有取得成功。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仅仅是汇编说明安理会活动的各种文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让安理会向大会通报它在报告所涉时期对其面前的各个问题的考虑和评估；相反，它仅仅是再次提出已经为人们所知并且已经分发的那些决议。这样一种形式妨碍对安理会通过这些决议时的论点和动机的理解和判断。实际上，这一报告并不是为了建立对话，而是提供一个参考的档案。这种形式的最大缺陷是它不能引导大会的参与性理解，而仅仅是完成一种形式，这必然会引起怀疑的反应。

纠正这种局面的一个方式将是增加向所有成员开放的会议的次数。我们经常指出，必须举行更多这样的会议。这些会议不应当象过去那样局限于要求秘书长对其提出报告供分析的那些一般性问题。非成员国应当能够就日后将成为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主题的、所审议的问题发表意见并表明立场。

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是想要破坏安全理事会在《宪章》之下的权力和特权，特别是在安理会决策进程方面的权力和特权。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机会来倾听和听取那些将要执行和资助安理会决定的国家的意见。安理会阻止这样做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不指出大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我们必须非常坦率地指出，我们一直不能够执行与安全理事会报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现有的协议。在改进大会工作方法的进程中，该机构已经通过许多决议，除其它外，包括题为“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第 51/241 号决议，该决议中分配给大会各种各样的任务，执行这些任务需要必要的政治意愿。

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大会主席对关于该项目的辩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他可指定一位副主席就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进一步行动进行磋商。自五年前通过该决议以来，没有进行任何这样的评估。我们当然希望现在这样做。

还让我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行动的重要性。在 9 月 11 日悲剧发生之后通过的两项决议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至关重要，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两项决议。这一议题的紧迫性再次促使安理会决定制定带有非常复杂影响的国际法。这必须是全体会员国参加进行的认真研究的对象。这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更加有必要。

智利强调必须以广泛的办法来处理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这需要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有关发展的其他机构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如果我们要处理冲突的根源，安全理事会和负责诸如减贫、发展援助、人权和环境等重要领域的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维持和平行动正面临新挑战和困难。联合国在新千年中的信誉可能取决于诸如它在履行其维持和平职责方面的效力之类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有效地利用现有机制，以促进安理会成员和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国家之间的协商。当讨论有关行动时，提供特遣队的所有国家，包括那些为多功能行动提供文职人员的国家正当地希望——并且绝对需要——同它们协商，以使它们能够为安理会决策进程作出真正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贡献。

国际社会越来越求助于联合国解决冲突，智利对此表示欢迎。集体的国际安全建立在会员国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基础上。

在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非洲冲突上，但是安理会并没有忽视其他地方的其他重要问题。我们饶有兴趣地、满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大湖区代表团的结果和安理会在理解那里冲突的根源以及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地域政治重要性的理解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意识到、并赞赏安理会在整个东帝汶独立进程中向东帝汶人民提供的帮助和不断的指导，这一进程并非完全没有困难。安理会还致力于处理诸如预防武装冲突、小武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以及妇女与和平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之

类的项目，所有这些项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安全理事会履行本组织会员国赋予它的主要职责时，加强安理会的效力和透明度。然而，我们知道，由于这一目标的性质以及观点和利益各不相同，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但是，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请大会放心，为了更加大有希望的联合国未来，我国将在一切必要的方面提供积极的支持，以进行更加广泛的、更加灵活的对话。

最后，我国代表团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当选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祝愿它们在任职期间一切成功。

**孔朱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瑞安大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6/2）。还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哥伦比亚和新加坡代表所作的发言。人们可能有正当的理由问，为什么几个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对来自一个他们几个月来担任其成员的机构的报告如此挑剔。许多代表团可能甚至说，安理会成员应该对事实上由安理会在 2001 年 9 月 18 日通过的报告负集体责任。作为由本机构、即大会选举产生的安理会成员，根据《宪章》第二十三条，我们为我们在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对大会负有责任。此外，正如一些代表团指出的，报告有许多缺陷，重要的是，我们承认这些缺陷，以使未来的报告在格式和内容方面能够有所改进。

根据其导言，“本报告只作为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各项活动的要览”（A/56/2，第 1 段）。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要览和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之间加以明确的区分。如果根据《宪章》第十五条的要求确实作为一份报告，那么我们今天的辩论清楚地表明，必须制定一个新办法，以便以一种实质性的、分析性的方法向全体会员国介绍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该报告只是汇编安全理事会先前分发的所有文件，这完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正如一些代表团提到的，大会需要一份关于安全理事会在报告所述期间讨论过的各种问题的简洁的、分析性的、方便读者的报告。这样一份报告应该充分地评估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应该突出那些阻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困难领域。通过提交这样一份报告，安全理事会将能够得到全体会员国的支持和理解，这反过来将帮助安理会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不是在提任何新建议。事实上，过去几年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大多数代表团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把全体会员国的愿望变成行动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上再次以同样的方式讨论这一问题，这将是徒劳的。

关于工作方法，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透明。公开会议的次数大幅度增加，使全体会员国能够就安理会处理的若干问题发表意见。在非正式磋商之后向新闻界和安全理事会非理事国发表的声明和所作的通报定期地提供关于安理会非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情况，并且十分受欢迎。然而，紧迫地需要设法在适当的时候使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安理会的工作。

作为在安全理事会的一位非洲大陆代表，我要对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所表示的特别关心感到满意。实际上，安全理事会专门对非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审议。我们想起安全理事会去年9月就“确保安全理事会在特别是于非洲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有效作用”的议题举行了首脑会议。我们各国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重申他们决心特别注意促进非洲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并认识到非洲冲突的具体特点。他们还重新表示愿意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以及大湖区的冲突。他们强调了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至关重要性，并强调这一方案应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

在这样一次高级别会议后，人们会想已经为解决这些长期问题采取的具体有效的后续行动。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非洲大陆仍然充满很多冲突。对此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正面临各种问题的非洲国家常常看不到被通常称作“牵头国”的情况，已采取行动来解决国家间或国家内部冲突。当该区域几个国家也卷入冲突时，尤其如此。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有非常干练和具有天赋的谈判者和调解者，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不仅把其作用限制为鼓励和支持这些调解者的行动和努力，而且还在对其关于采取具体行动的呼吁作出反应时表现出极度的犹豫。因此，应敦促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冲突中采取更积极和直接的作用。在这方面，各区域组织的努力应看作是对联合国行动的补充。

安全理事会在冲突后建设和平中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有一种感觉是一旦冲突结束，安理会的介入就完成了。但很多情况下，冲突后的局势极为脆弱，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鉴于冲突解决后出现的脆弱的政治局势，必须集中于建设信任措施和加强民主体制。只有民主价值完全牢固地纳入这些体制，我们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和平。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仅强调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协商与和谐的重要性。虽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但我们不应忽视可持续建设和平的进程还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直接参与的事实。解决冲突和维持和平本身不是目的。人民在和平环境中的福祉与繁荣，应是最终目标。建设和平很可能是和平进程的最重要方面，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我们谨对阿尔及利亚的巴利大使和几位其他成员因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未能在今年5月举行联合会议所造成的失去的机会表示的失望表示同感。由于《宪章》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这种合作渠道，这令人更感沮丧。

还有某些直接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安全理事会中的禁忌。安理会必须承

担其作为和平与安全监护者的充分责任，更具体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显然，今天的辩论是极为有益的。总的来讲，大多数发言者呼吁不仅在安理会工作方法中，而且在介绍其报告方面进行非常必要的改进。按照大会第 51/193 号决议和第 51/241 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表达其对安理会报告的看法和评论是大会的职责。我们期待着这种交流，它将为安全理事会中的

审议提供基础，并将帮助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及其未来的报告。

毛里求斯作为一个当选理事国，将继续为实现一个更透明的安全理事会努力，这将使联合国更广大的会员国受益，我们还将为今后拟定更以结果为方向、更具分析力和自我批评力的报告而努力。

下午 5 时 55 分散会